

寒山、拾得與「和合」

葉珠紅

一、前言

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：「倡導和諧理念，培育和諧精神，構建和諧社會。」大陸領導人胡錦濤於 2008 年起，在許多公開場合多次提到「和諧世界」、「和諧社會」，2008 年 8 月 8 日北京奧運開幕式，以活動字體呈現的，不同書體的「和」字，即向世人公開表示中華民族未來之精神主軸。大陸學界相應胡總書記所倡導的「和諧」共識，產生的具體成果之一，是 2008 年 5 月，於浙江省天台縣舉辦「寒山子暨和合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」，筆者受邀於會中作專題演說，介紹唐代隱居天台山的詩人寒山，其人及其詩在臺灣的研究概況。與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的「和諧」理念，最有關係的是中國「和合學」的倡導，「和合學」成為專門學科，是近十多年的事，倡導人是北京人民大學張立文教授，張教授在海內外推廣「和合學」已超過二十年，其研究專著為 78 萬字的《和合學概論——21 世紀文化戰略的構想》，張教授在多場演講中，均提到具體象徵「和合」精神的，就是「和合二聖」——寒山、拾得。

2005 年 7 月，臺灣新黨訪問團到北京人大，接受北京人大所贈與的國畫——「和合二仙圖」，由人大徐悲鴻藝術學院院長徐慶平教授繪畫，「和合學」創始人張立文教授題字，「和合二仙」成了「和合精神」的最佳代言，追本溯源，與寒山、拾得二人，由人而神而聖的過程有關，本文試由寒山、拾得在天台山國清寺，寒山為文殊化身，拾得為普賢再來，所謂「天台二聖」的傳說，探討「天台二聖」至元、明時期成為「和合二仙」，最後在清朝被雍正敕封為「和合二聖」的過程。

二、天台二聖：寒山、拾得

張立文教授《和合學概論——21 世紀文化戰略的構想》¹，與胡總書記提

¹張立民先生認為，「和合」是中華文化的首要價值，人文精神的精髓，明確指出：「和生、和處、

倡的「和諧」議題，使得浙江天台縣與蘇州寒山寺文化研究院，分別舉辦有關「和合研究」之研討會，海內外的寒山研究者與大陸地區對「和合文化」有興趣的學者，2008年5月齊聚浙江省天台縣，於「寒山子暨和合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」中，對寒山、拾得由「和合二仙」變為「和合二聖」，確定天台為中國「和合文化」的發祥地之一。²寒山為隱居天台的逸士，拾得為國清寺僧，有關兩人的事蹟，具見於署名閻丘胤所作之〈寒山子詩集序〉，學界有關寒山的研究，至今咸公認〈寒山子詩集序〉是個偽序，閻丘胤乃貞觀時人（627~649），不可能替活動於開、天之後，貞元年間（785~804）尚現身於天台的寒山，命人收集寒山詩並為其作序，寒山非貞觀時人，學界於此早有定論，此不贅言³，然有關寒山個人的生平事蹟，除了寒山詩、拾得詩可證明「國清三賢」——寒山、拾得、豐干，確為莫逆⁴，〈豐干禪師錄〉也說明三人真有往來⁵，重要的是，〈寒山子詩集序〉是最先指出寒山為文殊化身，拾得為普賢再來，豐干為彌陀轉世，一千多年來，佛、道二教將寒山、拾得抬至非凡境地，便是根據〈寒山子詩集序〉。

近人余嘉錫已考證出〈寒山子詩集序〉是偽序⁶，然由唐末至今，佛教以寒山為文殊化身，道教視寒山為轉世神仙⁷，在兩教並行的歷朝歷代，寒山被佛、道二教爭以為寵，風光佔盡一千多年，值得探討的是：〈寒山子詩集序〉所述「國清三賢」由人而神的過程，奠定了清以前，寒山與拾得乃菩薩應身，

和立、和達、和愛」五大原理，為21世紀人類的最高價值。《和合學概論——21世紀文化戰略的構想》上、下。北京：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，1996年。

²參見：許尚樞，〈天台山「和合」文化的內涵及價值〉，《天台社會科學》總第5期，2008年5月。頁42。

³詳見：拙著，〈寒山子生年淺探〉，《寒山資料考辨》（台北：秀威科技出版，2005年），頁7~9。下引版本同。

⁴《寒山子詩一卷附豐干拾得詩一卷》，寒山，〈慣居幽隱處〉：「慣居幽隱處，乍向國清眾。時訪豐干道，仍來看拾公。獨迴上寒巖，無人話合同。尋究無源水，源窮水不窮。」拾得〈寒山住寒山〉：「寒山住寒山，拾得自拾得。凡愚豈見知，豐干卻相識。見時不可見，覓時何處覓。借問有何緣，向道無為力。」〈從來是拾得〉：「從來是拾得，不是偶然稱。別無親眷屬，寒山是我兄。兩人心相似，誰能徇俗情。若問年多少，黃河幾度清。」《四部叢刊》初編集部（102冊），（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926年），頁9、55。下引版本同。

⁵〈豐干禪師錄〉：「……覓光瞥然起，生死紛塵埃。寒山特相訪，拾得常往來。……。」《寒山子詩一卷附豐干拾得詩一卷》，頁49。

⁶余嘉錫，〈寒山子詩集二卷附豐干拾得詩一卷〉，《四庫提要辨證》卷20〈集部一〉（中華書局香港分局，1974年），頁1247。

⁷宋·李昉等編，《太平廣記》卷55〈寒山子〉，引唐末天台道士杜光庭《仙傳拾遺》，言寒山先以貧士，後現為「白馬從白衣者六、七人」，度化了「敬衣不敬人」，生性褊急的毘陵道士李褐，將寒山予以神仙化。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3年），頁338。

也正因此，〈寒山子詩集序〉雖是偽序，探討「和合二仙」、「和合二聖」傳說之所由，仍須以〈寒山子詩集序〉爲本。

〈寒山子詩集序〉（以下簡稱〈偽序〉）的作者，言豐干禪師在閭丘胤任台州刺史前（貞觀十六年，642），主動爲其治療頭疾，豐干就閭丘胤問台州：「有何賢堪爲師仰」，答以寒、拾二人乃菩薩轉世，行化於國清寺⁸，至於豐干「彌陀再來」的身分，〈偽序〉作者安排由寒山道出⁹，如此天衣無縫的安排，明顯是〈偽序〉作者別有用心，《天祿》宋本《寒山詩集》收有〈偽序〉與〈豐干禪師錄〉，〈偽序〉作者爲了強調菩薩行化人間所展現的不測之神，言寒、拾二人最後不受閭丘胤的供養，歸入寒巖，「入穴而去，其穴自合，莫可追之。」¹⁰此外，言豐干除了經常與虎爲伴¹¹，〈豐干禪師錄〉亦記豐干曾有騎虎入國清寺的舉動¹²，可知〈偽序〉與〈豐干禪師錄〉的作者爲同一人。

《天祿》宋本〈拾得錄〉，言拾得乃豐干禪師遊松徑時所拾得，故名「拾得」，「令事知庫僧靈熠，經于三祀，頗會人言。」¹³〈拾得錄〉首先賦予拾得一個非同常人的身世，繼而描述拾得大展其爲普賢轉世的異常行爲，共有三則，其一：

令知食堂香燈供養。忽於一日，與像對坐，佛盤同餐，復于聖僧前云：「小果之位。」喃喃呵，俚而言傷哉。熠謂老宿等：「此子心風，無令下供養。」¹⁴

此處的「聖僧」，指尊者憍陳如¹⁵，憍陳如是佛陀悟道後，初轉法輪時所度五

⁸《寒山子詩一卷附豐干拾得詩一卷·寒山子詩集序》：「師曰：『見之不識，識之不見，若欲見之，不得取相，適可見之。寒山文殊，遯跡國清；拾得普賢，狀如貧子，又似風狂。』」頁1~2。

⁹《寒山子詩一卷附豐干拾得詩一卷·寒山子詩集序》：「（閭丘胤）遂至廚中灶前，見兩人向火大笑，胤便禮拜，二人連聲喝胤，自相把手，呵呵大笑。叫喚乃云：『豐干饒舌！饒舌！彌陀不識，禮我何為？』」頁2。

¹⁰《寒山子詩一卷附豐干拾得詩一卷·寒山子詩集序》，頁3。

¹¹《寒山子詩一卷附豐干拾得詩一卷·寒山子詩集序》：「胤乃特往禮拜，到國清寺乃問寺眾，此寺先有豐干禪師，院在何處？並拾得寒山子，見在何處？時僧道翹答曰：『豐干禪師院在經藏後，即今無人住得，每有一虎，時來此吼。』」頁2。

¹²《寒山子詩一卷附豐干拾得詩一卷·豐干禪師錄》：「忽爾一日，騎虎松徑來入國清，巡廊唱道，眾皆驚訝，怕懼惶然，並欽其德。」頁49。

¹³《寒山子詩一卷附豐干拾得詩一卷·拾得錄》，頁50。

¹⁴《寒山子詩一卷附豐干拾得詩一卷·拾得錄》，頁50。

¹⁵范祥雍點校，《宋高僧傳》卷19〈唐天台封干師傳〉：「後沙門靈熠攝受之，令知食堂香燈。忽於

比丘之一，僑陳如爲上座比丘，拾得卻言上座比丘僑陳如是小果聲聞之人，並無錯誤，錯在國清寺僧眼中，拾得沒有資格批評「聖僧」，靈熠自然以拾得爲「心瘋」，爲阻止拾得大不敬的舉止，令拾得負責「廚內洗滌器物」，由香燈師變爲火頭的拾得，讓國清寺僧驚異的第二件非常之舉，是其杖打伽藍神一事，〈拾得錄〉載：

食物多被鳥所耗，忽一夜，僧眾同夢見山王云：「拾得打我。」瞋云：「汝是神道，守護伽藍，更受沙門參奉供養。既有靈驗，何以食被鳥殘？今後不要僧參奉供養。」¹⁶

國清寺的穀物曬於各處殿、院之前，筆者於 2007 年 7 月至國清寺，見殿院前所曬穀物，依然多有群鳥就食；拾得怪伽藍神護穀無力，白受人參奉供養，因而責打伽藍，此事首驗於全寺僧人人同一夢，均夢見伽藍投訴：「拾得打我」，繼驗於靈熠隔天見伽藍「土身」上果有杖痕，眾僧始知拾得非凡間之子，靈熠「具狀申州報縣，符下：賢士遯跡，菩薩化身，宜令號為拾得賢士。」¹⁷成了「賢士」的拾得，其第三件驚世作爲，是在法事場牧牛經過，口占一絕：「無瞋即是戒，心淨即出家。我性與汝合，一切法無差。」爲老宿律德叱逐¹⁸，拾得言：

「我不放牛也。此群牛皆是前生大德知事人，咸有法號，喚者皆認。時拾得一一喚牛，云：前生律師弘靖出，時一白牛作聲而過；又喚前生典座光超出，時一黑牛作聲而過；又喚直歲靖本出，時一牯牛作聲而出；又喚云：前生知事法忠出，時一牯牛作聲而出。……大眾驚訝忙然，因茲又報州縣，使令入州，不赴召命。」¹⁹

拾得將前生是律師、典座、直歲、知事的僧人，後爲牛身者一一叫喚而出，拾得因此又被上報州縣，〈拾得錄〉載：「盡代人仰，因此顯現。寺眾徬徨，

一日，見其登座，與像對鑿而食，復呼僑陳如曰：『小果聲聞。』」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 年），頁 485。

¹⁶《寒山子詩一卷附豐干拾得詩一卷•拾得錄》，頁 50。

¹⁷《寒山子詩一卷附豐干拾得詩一卷•拾得錄》，頁 50。

¹⁸《寒山子詩一卷附豐干拾得詩一卷•拾得錄》，頁 50-51。

¹⁹《寒山子詩一卷附豐干拾得詩一卷•拾得錄》，頁 51。

咸歎菩薩，來於人世。」²⁰拾得「收貯餘殘菜滓於竹筒內，寒山若來，即負而去。」²¹顯示與寒山非同一般的交情，〈僞序〉言寒山爲文殊化身，很重要的依據是寒山在國清寺的活動，寒山在國清：

或長廊徐行，叫喚快活，獨言獨笑。時僧遂捉罵打趣，乃駐立撫掌，呵呵大笑，良久而去。……，或長廊唱詠，唯言：『咄哉，咄哉，三界輪迴！』」²²

國清寺僧對寒山「捉罵打趣」的原因，與寒山「樺皮為冠，布裘破弊，木屐履地。」²³的外表有關；寒山與拾得被認爲菩薩應身²⁴，全拜〈寒山子詩集序〉於歷代流傳，且未被考證出是僞作；此外，寒山詩有多首被誤植爲拾得詩²⁵，歷代刊刻者一概並收，在教化詩的部分，形成二人詩風近似，「神格」亦相同的情況；最重要的，歷代《寒山詩集》版本，以收錄〈僞序〉、〈豐干禪師錄〉、〈拾得錄〉的《天祿》宋本流傳最廣²⁶，歷代禪師與文人在〈僞序〉的影響下，對寒山詩經由喜愛而加以擬作²⁷，無形中助長了寒山、拾得的影響力，以上三點，使得寒山爲文殊化身，拾得是普賢再來的說法，在民間持續了一千多年。

三、「和合神」與「和合二仙」

秦蕙田《五禮通考》引《周禮·地官·媒氏》疏：「三十之男，二十之女，和合使成婚姻。」²⁸《焦氏易林》：「執斧破薪，使媒求婦，和合二姓。親御斯酒，召彼隣里，公姑悅喜。」²⁹可知「和合」一詞，很早便用以形容婚

²⁰ 《寒山子詩一卷附豐干拾得詩一卷·拾得錄》，頁 51。

²¹ 《寒山子詩一卷附豐干拾得詩一卷·寒山子詩集序》，頁 1。

²² 《寒山子詩一卷附豐干拾得詩一卷·寒山子詩集序》，頁 1。

²³ 《寒山子詩一卷附豐干拾得詩一卷·寒山子詩集序》，頁 1。

²⁴ 《寒山子詩一卷附豐干拾得詩一卷·寒山子詩集序》，頁 1~2。

²⁵ 詳見：拙作，〈《天祿琳琅》續編本寒山、拾得詩辨僞〉，國立中興大學文學院《人文學報》第 37 期，2006 年 9 月。

²⁶ 詳見：拙作，〈《寒山詩集》版本問題探究〉，國立中興大學文學院《人文學報》第 36 期，2006 年 3 月。

²⁷ 詳見：拙著，《寒山詩集論叢》（台北：秀威科技出版，2006 年），頁 143~232。

²⁸ 清·秦蕙田，《五禮通考》卷 153〈嘉禮二十六·昏禮〉。《四庫全書》本，經部，禮類，通禮之屬。

²⁹ 漢·焦贛，《焦氏易林》卷 10〈漸〉。《四部叢刊》本，初編，子部。

姻大事。「天台二聖」寒山、拾得演變為「和合二仙」，造型為一持荷花一捧圓盒（「荷盒」諧音「和合」），專司婚姻美滿、家庭和睦的兩名童子，在明、清時期江浙地區，「和合二仙」的藝術形象遍及繪畫、刺繡、雕刻、陶瓷、剪紙等藝術門類，江南百姓在婚事喜慶偏愛「和合二仙」所表現出的討喜造型，民間藝術家背後的創作泉源，是跟中國固有的，以「和」為貴的思想有關，任平先生認為「和」的思想創自先秦儒家，「合」的思想主要來自道家，寒山文化亦即「和合文化」³⁰，儒道佛三教，從唐朝已不分，佛教的「天台二聖」演變為民間道教的「和合二仙」，是極其自然的事，然其過程頗為複雜，南宋時，臨安居民即有祀「和合之神」的風俗，元劉一清《錢塘遺事》「萬回哥哥」條：

萬回哥哥者，不問省部吏曹、市肆買賣及娼妓之家，無不奉祀。每一飯必祭其像，蓬頭笑面，身著綵衣，左手擎鼓，右手執棒，云是和合之神，祀之可使人在萬里外，亦能回家，故名萬回。³¹

萬回者，《宋高僧傳》作萬迴，是初、盛唐時名動京師的神僧，中宗神龍二年勅別度，僅萬迴一人；高宗末則天朝，萬迴常被詔入內道場；中宗賜萬迴為法雲公，玄宗未登基時，萬迴曾撫其背曰：「五十年天子自愛」，萬迴之所以被四位帝王與皇室成員所欽敬，是在他的預言多中³²，最早記萬回神蹟的，是鄭棨《開天傳信記》：

萬回師，閬鄉人也。……兄被戍役安西，音問隔絕。父母謂其誠死，日夕涕泣而憂思也。萬回顧父母感念甚，……曰：「詳思我兄所要者，衣裝糗糧巾履之屬，悉備之，某將覲焉。」忽一日朝賣所備而往，夕返其家，告父母曰：「兄平善矣。」發書視之，乃兄迹也，一家異之。弘農抵安西萬餘里，以其萬里而回，故謂之萬回也。³³

³⁰任平，〈寒山精神：走向全球的「和合」文化〉，認為「和合文化」：「是以『和合』為內在靈魂將儒道佛三者貫通的文化。」《寒山寺文化論壇論文集》（北京：中國文史出版社，2008年），頁40。

³¹元·劉一清，《錢塘遺事》卷一。《四庫全書》本，史部，雜史類。

³²有關萬迴以預言多中，成為「帝師」的經過，詳見：拙作，〈愛僧最愛預言僧〉，《暨大電子雜誌》第50期，2007年10月。

³³轉引自：王汝濤編校，《全唐小說》雜錄之部。（濟南：山東文藝出版社，1993年），頁2303。

萬迴一日往返萬里，報兄長音訊於父母，自此聲聞朝廷，《錢塘遺事》記萬回是「和合之神」，強調的是萬回十歲時即現「神足通」，《錢塘遺事》專記南宋之事，其詳要多為正史所不及，萬回之成為「和合神」，「祀之可使人在萬里外，亦能回家。」以及「蓬頭笑面，身著綠衣。」的「和合神」造型，均與解父母之憂的「孝行」有關，劉一清為錢塘人，言南宋臨安百姓對萬回，「不問省部吏曹、市肆買賣及娼妓之家，無不奉祀。」可見到元代時，民間所祀之「和合神」，僅萬回哥哥一人，且遍及各地；明正德、嘉靖年間，田汝成《西湖遊覽志餘》言祀「萬回哥哥」的風俗已絕³⁴，田汝成之說或恐不實（詳見後），之所以認為祀「萬回哥哥」之俗已斷絕，應是跟劉、田二人所謂的「淫祀」有關³⁵，「淫祀」之風在江南民間的盛行，元代俞琰《席上腐談》載：

溫州有土地杜拾姨無夫，五撮鬚相公無婦，州人迎杜拾姨以配五撮鬚，合為一廟。杜拾姨為誰？乃杜拾遺也；五撮鬚為誰？乃伍子胥也，少陵有靈，必對子胥笑曰：「爾尚有相公之稱，我乃為拾姨，豈不雌我耶？」³⁶

元代溫州的杜拾姨，其夫為伍子胥，到了明代杭州，老公變成了竹林七賢之一的劉伶³⁷；筆者以為，淫祀之風的盛行，使得元代尚附祀於道觀內的「和合神」萬回，到明代已擴大加入草野三郎等人，名稱雖變，但能保佑家庭和睦，家人平安的「和合」本質不變，元代時普受香火供養的萬回，不可能到明代全然斷絕，「和合之神」只不過多了草野三郎等人，正牌的「和合神」，仍是萬回，然從清初至今，「和合二仙」之所以成為中國江南傳統藝術中流傳廣泛，經久不衰的題材，不得不歸功於清初兩位帝王——康熙與雍正，康熙御定《全唐詩》，以寒山為釋氏詩人之首，雖然寒山並非「詩僧」，且從未

³⁴明·田汝成，《西湖遊覽志餘》卷23：「宋時杭城以臘月祀萬回哥哥，其像蓬頭笑面，身着綠衣，左手擎鼓，右手執棒，云是『和合之神』，祀之可使人在萬里外亦能回來，故曰『萬回』，今其祀絕矣。」《四庫全書》本，史部，地理類，山水之屬。

³⁵元·劉一清，《錢塘遺事》卷一，言隆興鐵柱觀側與武當福地觀內殿右，均有祠「萬回哥哥」，「未知果為淫祠否乎？」明·田汝成，《西湖遊覽志餘》卷23：「獨有所謂草野三郎，宋九六相公、張六五相公，不知何等神，杭人無不祀之，惑世甚矣！」

³⁶元·俞琰，《席上腐談》卷上。《四庫全書》本，子部，道家類。按：證俞琰此說者，有明代楊慎《升菴集》卷74〈嫦娥〉。

³⁷明·楊慎，《升菴集》卷七十四〈嫦娥〉：「小說載：杭州有杜拾遺廟，有村學究題為杜十姨，遂作女像以配劉伶，人皆知，笑之。」《四庫全書》本，集部，別集類。

真正出家³⁸，受到康熙影響，雍正也喜歡寒山詩，雍正十一年（1733），正式冊封寒山為「妙覺普渡和聖寒山大士」、拾得為「圓覺普渡合聖拾得大士」，宣統二年（1910），蘇州程氏思賢堂重刊本《寒山子詩集》，卷首有雍正十一年御筆序：

讀者或以為俗語；或以為韻語；或以為教語；或以為禪語，如摩尼珠，體非一色，處處皆圓，隨人目之所見。朕以為非俗非韻非教非禪，真乃古佛直心直語也。³⁹

雍正視寒山為古佛，欽定寒山、拾得為「和合二聖」，證此事者，有汪汲《事物原會》：「和合神乃天台山僧寒山與拾得也。」以及翟灝《通俗編》卷十九「和合二聖」條：「今和合以二神並祀，而萬回僅一人，不可以當之。」翟灝為乾隆進士，對於雍正欽賜「和合二聖」不以為然，但也側面顯示出直到雍正的敕封，「和合神」正式由萬回一人變為「和合二聖」——寒山、拾得，李汝珍於清嘉慶二十三年（1818）完成《鏡花緣》，提到「和合二仙」與眾仙同行⁴⁰，亦可確定「和合二仙」在民間的流行，「天台二聖」成為「和合二仙」，與〈偽序〉記寒、拾二人，兩度「把手」的形象有關⁴¹，多見於民間「和合二仙」的造型。萬回之「和合神」，有孝親形象；寒山、拾得把手，有友愛形象；民間「和合二仙」之持荷、捧盒像，多出現於請柬、喜帖，為愛情的象徵，強調親情、友情、愛情，樹立一個「人倫和合」的榜樣，對於清政權的穩固無疑十分重要⁴²，拋開執政者為長治久安，為穩定民心的提倡，「人倫和合」對於建立和諧美滿的社會，確實不可或缺。

四、結語

³⁸詳見：拙著，〈近人對《寒山詩集》之誤讀與錯會〉，《寒山詩集論叢》（台北：秀威科技出版，2006年），頁119~128。

³⁹詳見：拙編，《寒山資料類編》，（台北：秀威科技出版，2005年），頁22。

⁴⁰清·李汝珍，《鏡花緣》第一回：「說話間，四靈大仙過去。只見福、祿、壽、財、喜五位星君，同著木公、老君、彭祖、張仙、月老、劉海蟾、和合二仙，也遠遠而來。」

⁴¹《寒山子詩一卷附豐干拾得詩一卷·寒山子詩集序》記閻丘胤到國清寺廚中竈前與寒山、拾得第一次見面：「見二人向火大笑，胤便禮拜，二人連聲喝胤，自相把手，呵呵大笑。……僧徒奔集，遞相驚訝，何故尊官，禮二貧士？時二人乃把手走出寺。」頁3。

⁴²參見：高漢，〈「和合」的民間傳說及其深刻意義〉，《天台山文化叢談》（香港：國際炎黃文化出版社，2008年），頁157。

唐代於浙江天台山國清寺修行的兩位道侶：寒山與拾得，從宋朝開始，便有寒山爲文殊化身、拾得爲普賢轉世，所謂「天台二聖」的傳說，清雍正將寒山、拾得敕封爲「和合二聖」，使得江浙地區，主管婚姻美滿、家庭幸福的「和合二仙」廣爲流行，「天台二聖」影響至今的，除了「和合二仙」在宗教藝術方面的百變造型，就是「和合二聖」所彰顯的「和合文化」，「和合神」萬回所表現的孝悌精神，「和合二仙」所代表的家庭和睦、婚姻幸福，其喜神兼愛神的造型，不論是清雍正或近代中國，「和合精神」在全世界，都是值得人類關注的課題。